



周朝晖 创办展陈馆讲维和故事

记者 田莹

八一建军节期间,位于西青区中北镇的维和文化展陈馆迎来了一批批参观者。展陈馆创办人周朝晖说:“来参观的人从早到晚都排满了,只要我有空,一定会亲自讲解。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来讲维和故事,才更有代入感。”

这座今年2月正式开馆的展陈馆,在短短半年内就成了备受欢迎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馆内聚焦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——从硝烟中的护卫到战后的援建,维和部队在动荡的土地上留下了和平的印记,诉说着中国维和军人在异国他乡的坚守。

而让这些印记在天津落地生根的,正是周朝晖。这位2016年退役的老兵,虽已脱下军装近十年,却始终没有改变军人本色。他总想着做点儿什么,好让更多的人了解维和部队的故事。直到今年,在各方支持下,他终于完成了维和文化展陈馆的建设。“我想让大家知道,平静的生活来之不易,希望战友们在异国他乡流汗甚至流血的故事,不要被遗忘。”周朝晖说。

赴西非执行维和任务 亲身感受战争的创伤

1971年,周朝晖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农村家庭。父亲是教师,却管不住这个“不听话”的儿子。“小时候我没去过县城,没坐过火车,对部队的认知全来自战争片。”他笑着说,屏幕上军人冲锋陷阵的身影,在他心里撒下了英雄梦的种子,“我那时就想,有朝一日也要穿上那身军装。”

1989年,周朝晖高中毕业后参军。新兵分配时,他进入工兵营,这个看似普通的安排,未来会成为他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“报到时才知道,工兵要掌握排雷、架桥、筑路等本领,指挥专业更要求样样精通。”周朝晖回忆道。

后来从部队报考军校时,他顺利成章地选择了工兵指挥专业。“当时觉得别的专业都不懂,只能考这个。但也正是这个选择,不仅培养了我全面的专业技能,更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。在维和部队中,工兵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”周朝晖说。



凌晨4点,中国维和部队
紧急执行长途运输任务

2010年11月,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指挥经验,周朝晖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,被任命为第十一批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总指挥。他将率领运输、工兵、医疗三支分队,远赴西非执行维和任务。接到电话通知时,他心里挺平静——该做的准备早已落细落实,心里有底。回家跟母亲说,老人家嘴上打趣,语气里的担心却藏不住。“你小时候去临镇给姑姑家接亲都能迷路,这回去那么远,可别别找不着家啊。”母亲提起陈年糗事,他听着,知

退役后成志愿宣讲员 创办维和文化展陈馆

在异国他乡,周朝晖深刻体会到“国家”二字的分量。维和期间,邻国科特迪瓦突发内战,他们接到帮助撤侨的命令。其实对他们来说,之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执行这类任务的经验,官兵们都能从容应对。但是,当官兵们在边境线见到那些被困的华侨时,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周朝晖说:“不少华侨手里举着五星红旗,眼神里满是期待,远远望见中国军人的身影,人群中瞬间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。”那一刻,他忽然懂了:原来曾经以为能够从容应对的工作,背后承载着如此厚重的意义——当一个国家的力量,能让身处危难的同胞在绝望中生出希望,让漂泊的心灵找到依靠,这便是“国家”二字最生动的注解。

退役那天,周朝晖把陪伴自己近30年的军装仔细熨烫好,挂在衣柜里最显眼的位置。他说:“这是我用青春换来的衣服,我会永远珍



周朝晖(中)代表中国维和部队慰问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小学

周朝晖

湖北黄冈人,现居天津。1989年入伍,曾任第十一批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总指挥。退役后在天津创办维和文化展陈馆。

藏。”他本可以拿着退休金,再找一份轻松的工作,但总在夜里梦回部队,想起在利比里亚维和时的点点滴滴。于是,脱下军装的他站上了讲台,开始义务为机关干部、大中小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讲国防教育课,成了一名志愿宣讲员。

站在讲台上的周朝晖渐渐发现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:虽然这些年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深入人心,但每当讲到维和部队时,台下总会陷入沉默。有一次,一个中学生怯生生地举手提问:“叔叔,维和部队带的枪里真的有子弹吗?”这个问题像一记重锤敲在周朝晖的心上。在非洲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他比谁都清楚,维和战士是和平年代离战争最近的军人。“不少维和战士都是伴着枪声入睡,听着炮声醒来,可国内对这些用生命守护和平的战士了解得太少了。多年来有17名维和战士在海外牺牲,他们用生命捍卫和平,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。”周朝晖说。

一个念头在周朝晖心中萌生:建立一座展示中国维和行动历史与精神的展陈馆。2024年,他和维和部队战友闫申友一起创立了“蓝贝雷公司”。蓝色贝雷帽,又称“蓝盔”,上有联合国英文缩写“UN”,联合国维和部队必须统一佩戴。他希望将这抹象征和平的颜色深深植入人们心中。

“我承认,刚开始我把建展陈馆的事想简单了。”周朝晖坦言,场地、资金以及展陈内容的设计、文字的撰写,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。筹备期间,为了节省开支,他和闫申友包揽了所有的活儿,文案撰写、展陈设计、图片筛选全是他们自己动手,常常对着电脑从夜晚改到转天凌晨。

“在我们之前,全国还没有建设维和文化展陈馆的先例,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,我们俩就像两头老黄牛,只能一点点地啃。”周朝晖笑着说。为了让展陈馆的文字更准确,周朝晖没少下功夫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发布的《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》白皮书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,他翻阅了无数遍。以此为基石,再融合自己的思考和亲身经历,展陈馆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框架。

播撒和平的种子 让参观者有收获

周朝晖始终认为,好的展陈馆必须有记忆点,能让来参观的人带着收获离开。设计展陈时,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他想表达的故事。其中有

两张风景照,他介绍:“一张拍的是海岸线旁边破败的房屋——其背后的故事是,上世纪80年代,利比里亚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,但战乱后,连一颗钉子都造不出来了;另一张照片上,简陋的茅草房住着当地一位镇长,全家八口人一天的口粮是一锅熬成糊状的野菜。”之所以放这两张照片,周朝晖的想法是要让参观者了解,我们以为常的平静生活,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望。

整座展陈馆,小到维和部队的自热口粮,大到联合国颁发的嘉奖令,每一件展品背后都藏着滚烫的故事,其中许多是周朝晖和他的战友捐赠的有纪念意义的私人物品,他说:“这些东西与其在家里珍藏,不如摆在这儿,能让更多人看到。”

维和文化展陈馆开馆不到半年,已经有5500余人来此参观。有参观者这样评价:“这座展陈馆既有国际高度,又有情感深度。从联合国维和三原则:当事方同意、中立、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,讲到维和部队的日常细节,从宏观数据落到具体故事,把专业的维和知识讲得既透彻又动人。”

这样的效果,离不开周朝晖的用心讲解。别看展陈馆面积不足500平方米,但他的每次讲解,都在一个小时以上,还会根据参观者的年龄、职业等特点调整讲解内容。给机关干部讲解时,他强调使命与奉献,结合撤侨经历谈国家力量;给大学生讲解时,他侧重年轻人的担当,讲维和战士在异国他乡如何坚守岗位;给小学生讲解时,他就以自热米饭、非洲孩子的校服等实物为例证,让孩子们懂得珍惜和平。

为了让讲解更生动,周朝晖请了专业讲解员,试过之后发现,专业讲解员虽然能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,但效果并不理想。有一次,一位参观者指着照片说明中的“西撒哈拉地区”询问:“这是哪个国家?”讲解员支支吾吾答不上来,旁边的周朝晖赶紧解围:“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部,撒哈拉沙漠西部,是争议地区。”这类事情多了,让他发现,照片背后的细节、展品承载的情感,没有维和经历的人是很难讲透彻的。让他感到欣慰的是,一些战友受他感染,也加入了志愿讲解的队伍。

现在,周朝晖最大的愿望是把维和文化展陈馆的故事通过短视频、公益讲座等形式传播得更远,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维和部队,知道有这样一群人,在为世界和平默默奉献。他说:“这些故事是和平的种子,我想把它们播撒出去,只要有人愿意听,我就会一直讲。”

姐家里有点儿钱、有点儿实力,她这么骂我,肯定是我做了大错事,便对我说,你命不好,我都后悔生下你,你还想当什么作家,好好挣钱吧,有人来做媒你就嫁了吧。

反正后来就是这样,颠沛流离,很多该做的事都没做,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读书。不管到哪一个地方,干什么,打工也好,做点儿小生意也好,只要看到一家小书店,我就会进去转一下,和孔乙己差不多,去白看人家的书。

2020年,我让女儿给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火车票,来到北京打工。我没有朋友,很孤独,生活很无聊。之前我考虑了很多年,想为乡下的留守儿童写一本书,于是把这个想法告诉女儿。女儿说,好啊,你怎么写?我不会用电脑,也买不起电脑,就拿手机写,用微信写,只要有时间就写。

一起打工的人问我,你天天摆弄手机,在手机里面赚钱吗?我说,我在写作。人家说,你有毛病啊,写来写去,都不跟我们说话。人家也不再打扰我,我写得更快了,四个月就完成了这本书,书名就叫《风吹起了月光》。

去双溪古镇学油画 灵感源泉来自故乡

我去学画的地方是福建宁德双溪古镇,那里开发旅游,有聪明人想出个办法,要培养一万名画家,人人都是艺术家。有很多人跑到那里去。那年我51岁,也想去看一看。到那之后画了几天,没想到人家说,你是天才,画得太好了。我以为是在忽悠我,但人家特别诚恳,让我画,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

我读过一些书,也看过一些插图,

周朝晖访谈
以前靠武器维护和平
现在讲故事影响他人

记者:执行维和任务期间,最让您魂牵梦萦的是什么?有没有某个特别触动心弦的时刻,对祖国的思念尤为强烈?

周朝晖:说到思念,最让我怀念的是祖国那份鲜活的烟火气。在利比里亚,目之所及尽是战火留下的废墟,以及一个个武装哨卡,那种环境让人心灵发沉。夜深人静,总会想起家乡市集的喧闹、亲友的笑脸,还有家里饭菜的热乎气儿。那些寻常的日子,在异国他乡成了我最珍贵的念想。

但是要说最触动人心的,就是每周一早晨的升国旗仪式。在异国的硝烟里,五星红旗的分量格外重。记得第一次在任务区升旗,我和战友们望着国旗缓缓升起,眼眶都湿润了——那不仅是一面旗帜,更是祖国的象征,像盾牌一样稳稳地托住我们。国旗升起的地方,就有祖国的力量;旗帜飘扬之处,就有14亿同胞与我们同在。

记者:您经历过战火纷飞的维和任务,回国后又创办了维和文化展陈馆。从执戈到讲故事,如何看待自己这种战场建功与和平育人的双重使命?

周朝晖:在利比里亚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期间,我们坚持“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”的理念,在完成警戒执勤任务的同时,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,进行医疗救助和人道主义救援,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“威武之师、文明之师、和平之师”的良好形象。对我来说,回国后建立维和文化展陈馆,其实是换了一种“武器”——以前靠枪保护人,现在靠故事影响人。曾有参观者说:“看完展览我才明白,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我觉得,军人的荣誉不仅来自战场上的勋章,也源于让更多人懂得和平的珍贵。

记者:有参观者留言表示“很庆幸能生活在和平的国家”,您希望年轻人从维和故事中学到什么?

周朝晖:我希望他们能明白,和平不是“应该的”,而是“争取来的”。当看到非洲的孩子赤脚跋涉去上学,而我们的孩子能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时,要明白这背后是无数人默默付出的结果。我也希望培养他们的同理心:看到维和官兵与当地儿童分享食物的照片,能懂得珍惜当下;聆听牺牲战士的事迹,能理解“奉献”二字的重量。有位中学生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:“原来爱国不需要惊天动地,做好自己分内的事,关爱他人,也是爱国。”只要心怀家国,坚守信念,每个年轻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篇章。

记者:维和烈士申亮牺牲的时候才29岁,如果有机会对牺牲的维和部队战士说一句话,您会说什么?

周朝晖:我想说,每次讲述他们的故事,我仿佛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目光。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和平,我们会继续守护下去;他们的名字,也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(图片由周朝晖提供)

讲述

年逾五旬北漂保洁阿姨,边打工边画画边写小说

写作和绘画带我回故乡

口述 王柳云 撰文 何玉新

事、读过的书。

我生在偏僻的农村。那时候有多穷呢?举例说,山上连草都被拔光了,拔回去喂牛。哪怕是一棵小小的树苗,都有人偷偷摸摸地砍回家去,做他们家的猪栏、牛栏。所以村里村外一眼望去,就是光秃秃的一片。

我打小没有衣服穿。不会走路前,奶奶用破布把我一包,扔到一个破了底儿、塞着稻草的箩筐里。我在里面哭也好、不哭也好,都没人管。我七八岁时去看过那个箩筐,妈妈不舍得丢,把它放在猪栏上面挡风挡雨,物尽其用。我以為每个人都能记得这些,问别人,你小时候坐的什么箩筐?人家说,你有毛病,我坐什么箩筐我哪知道!

我家没有书。农村的牛去吃草,从不考虑要吃哪一片草,只是一路走过去,见到草就吃,把肚子吃饱。我的阅读也是这样,不管是报纸还是什么书,先读了再说,能读完就读完,不能读完就读一点儿,反正走过去不要错过。我也爱思考,看见别的小孩打架,我就想,天啊,为什么要这样?看不惯别人的缺点时,我就想,我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缺点。

村里人活得太粗糙 我想读书改变命运

有些事我自己也想不明白。有人说至少五岁以前的事情自己是记不住的,但我从一岁开始就有了记忆。我能写作,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记忆——记忆中有我认识的人、经历的



村里人活得太粗糙了,说话爱带脏字。我说,以后我要比他们文雅,所以我就有意识地锻炼,学书里面文雅的词汇,学着组词、造句、写段落、写作文,写我的同学,写村里的人。老师说,你的作文写得好,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。我还有点儿得意。

等我上了初中,看见学生们,比我的大的、比我的小的,都在操场上跑来跑去,男孩子、女孩子之间就是你喜欢我、我喜欢你,眉来眼去。我觉得有意思,把这些记下来。我看到杂志目录上有许多名字,问老师,这篇文章就是这个人写的吗?老师说,是啊,你想怎样?我说,没怎样,你认识这个人吗?老师说,这么高级的人我去哪里认

识。校长对我很好,他当过兵,长着一张方方正正的脸。我非常敬佩他,有一天跟他说,我长大以后要为所有的同学写一本书。他却瞪了我一眼,什么也没说。我觉得,他不可能支持我的想法,也不相信我。

理想是当作家 打工间隙写作

我们家族的人都知道我爱读书,指望我考个中专,出去找工作,每月能拿几十元钱工资,那样我就算是个人物了。结果我啥也不是,没能读出书来,没有出息。整个家族的人都看不起我了,每个人都与我横眉冷对。

但我还是要读书。听说邻村谁家有什么书,比如《红楼梦》《三侠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,我都借来看。家里人说,你一个女的到处乱跑,挣钱不挣钱,嫁人不嫁人?那时候很多女孩子十六七岁就嫁人了。我说,我要挣钱。家里人说,你看书能挣什么钱?我说,我要当一个作家。这句话不说还好,叫我妈听见了,她不知道作家是什么,她说,作家?你做田不行吗,做地不行吗,为什么要作家?作家是什么?我说,作家就是写书的。我妈不懂,去跟我大姐说,你们不要讨厌她,她有理想,她要去当作家。

我大姐在城里住,也读书、读杂志,知道作家是什么,专门跑回来对我说,你这个狗脸都没有,还想当作家!你当作家,人家坐在机关里的、读大学的人去做什么?人家不会写,轮到你来写?断断续续骂了我三四年,骂到她不想骂了。我妈认为我大

知道每一幅插图都应该有个主题。我就想,比如画对面的街景,肯定也要有主题,像牛吃草一样,见到草就吃是不行的,必须有所选择,表达一个生命迹象,或者别的什么。想明白之后,我就开始画。后来真的有人喜欢我的画,那一年我卖了七八十幅画,都是小小的,每幅都能卖到五六百元钱。

卖画鼓励了我,我更用心地去学,买了一大摞画册,学外国的油画。但是外国的土地不是中国的土地,外国的阳光也不是中国的阳光,我就照着眼前的这些景色,这些季节的变化,这些土地,这些人来画。虽然学的是外国的东西,但在我笔下画出来的时候,我就有了选择。

我回忆起小时候,家里住的房子是夯土墙,下面是夯实的土,上面盖一点儿瓦,中间有一道很大的缝隙。我早晨醒来一睁眼,就看见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,其间堵着蜘蛛网,在风中微微颤动。外面有很多人走来走去,挑水的、赶牛的、扒粪的、捡狗屎的,包括我老爸,还有我们生产队长,都在蜘蛛网外面。这些都成了我画的素材。

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家乡,我对自己说,我要离开,再也不回来。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,我非常热爱我出生的地方,非常感谢父母把我生在那里。天啊,我日思夜想要回到那个地方,那里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棵野草、每一只蜻蜓,都给了我精神的滋养,是我无尽的财富。

有人问我,假如让你换一种活法,你想怎么活?我说,不要换了,安然接受一切就好,就像一条河流一样,不管是什么样的河流,是曲曲折折,还是飞流直下的瀑布,都有它自己的好。不用想太多,这么写,就是了。